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纂言卷二

元 吴澄 撰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成於堯之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貢者下供上之名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

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髙山大川

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别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髙者川之大者以為各州綱紀然後因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

此第一章總叙大槩以起後章

冀州

冀州堯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

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兾不言者以尊帝畿示天子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辭載始有事也壺口山名龍門之上口也在隰州吉鄉縣東南梁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爾雅云梁山晉望謂此山也岐狐岐之山也在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呂不韋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

孟門之上水溢逆流孟門蓋在壺口之下流壺口治則河流壺之中而不復出其上矣自是乃治梁治岐魏志曰梁山北有龍門大禹所鑿新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在洚州龍門縣其一在同州韓城縣陳氏曰水患莫甚于河河之險在于龍門孟門蓋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為河之距扼故首治之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豈得為無事鑿其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其所

無事也林氏曰鑿者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天地之性也蔡氏曰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太原河東太原府也岳太岳山在晉州霍邑縣東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也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蓋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于河此導汾水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

後績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漢河内郡懷縣今懷州也衡漳水名衡古横字漳水二源一出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名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名濁漳東至涉縣合清漳東北至定遠軍東光縣入北河曾氏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横河自大伾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河

從漳橫故曰衡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盖禹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從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日以東而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白色也壤質也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上稅下之名粟米兵車之類錯猶閒也賦上上第一等閒或第二等田中中第五等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

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畿内之地併與廛里場圃闗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但田賦也他州皆先田後賦蓋賦出于田而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定州曲陽縣恒山北谷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髙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

逕矣衛水出真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曰陸禹河自澶相以北在具冀以及枯洚之南皆穿西山踵趾以行班馬王横所謂載之高地是也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盖此處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孫炎以為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者非是程氏曰古河未嘗逕邢行鉅鹿之廣阿也作謂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

行者可耕治也叙此于田賦之下以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吕氏曰言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故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島海中山皮服製皮為衣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遼西臨榆縣河入海處蓋在碣石東南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物必達于海

而後至帝都故八州叙事于章末紀其入貢之道冀州天子所自治故無貢篚壁有島夷皮服之貢島夷來貢所經之道東海在左碣石在右來行其間由海入河而達帝都也

此第二章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蔡氏曰河昔北流兖

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淪于海河益徙而南

濟河始相去不遠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

兖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

贊皇山濟泲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澄案導水章

所叙兾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蓋通

用註說文者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泲爲二水非也

九河既道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蔡氏曰唐滄州即

漢漸海羣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没故其迹不存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去海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始分為九而淪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說是也澄案後儒盖因爾雅九河之名而誤道水得其

道也後倣此

雷夏既澤

雷夏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澤者水之鍾也孫氏曰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也呂氏曰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則相轉而已達海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損數百里之地因其勢以為澤使之有所容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兩相合謂之會合為一謂之同新安王氏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者沮溝出濮陽灉水出曹州下流相合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兗地宜桑後之濮上桑間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卑民皆升高丘以避水今水退而桑土既可蠶矣于是民始下高丘而居平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傳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
抽也條長也吕氏曰兖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
與包喬不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中下第六等貞猶木之貞榦貞榦在下枝條在上
貞者物之下事之終也賦下下第九等言在九州之
下九等之終也禹治水八年十有三載通治水八年
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𢿱同謂一州之内

或高或下水患皆平若有一處未平則不可謂同也兖水最甚故作治十有三載乃同也

厥貢漆絲

貢者謂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先漆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他州倣此

厥篚織文

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也篚竹器筐屬幣帛必承以篚所謂篚厥玄黄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東陽

馬氏曰周官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琨瑶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杶榦栝柏篠簜是也六曰貨貢龜貝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織文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斿旗之有旒垂下者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兖雍最寡荆揚最多然各因土地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泛舟于水謂之浮自水通水謂之達案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謂此乃漢河與漯殊異澄嘗浮濟舟人言漯合于濟孔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此第三章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孔疏曰東北當跨海堯時青州越海而有

遼東舜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

自號青州刺史矣

嵎夷既略

嵎夷即堯典嵎夷蓋海濵之夷在登州略為之封畛

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密州莒縣東北濰山北至濰州

昌邑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東

至青州壽光縣入濟其者將然之辭上言既道既者已然之辭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濵水旁也斥鹹土也可煑爲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平土則白而墳海濵之土則處處皆斥鹵故曰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上下第三等賦中上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曁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畎谷也枲麻也鉛黒錫也怪石怪異之石礝砆之屬岱山之谷出此五物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

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産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萊夷萊山之夷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檿山桑也野蠶食山桑成繭其絲中琴瑟絃以之為繒堅韌異常惟東萊出此絲水平而萊夷之地可作牧矣故篚檿絲而來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至鄆州中都縣入濟蓋淄水出原

山之陰汶水出原山之陽不言達河者達濟則自濟
可達河矣

此第四章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距岱南至淮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至淮一州之境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别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間始大其泛溢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沂州沂水縣艾山行六百里南至下邳入泗源出尼丘山西北徑魯雩門即曽點浴沂處又一源出武陽冠石山又一源出黄孤山又有出沂州費縣者皆曰沂水乂治也徐之水非一獨舉淮沂者葢徐州泗水為大而淮沂二水與之並沂在上流而入泗水淮在下

流而受泗水二水治則他無不治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跨兩邑間費縣在其東南蒙陰縣在其東北顓臾國在費縣西北故為東蒙主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之東南海州朐山縣之西北藝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在鉅野縣北五里其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俗呼梁山泊水蓄而復流曰豬東原漢東平

國即鄆州也後為東平府以地之平故曰東平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景帝時亦名濟東國東平下濕自古多水患後世數徙其域底平者水患已去底于平也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黏泥如脂之膩也考工記言摶埴老氏言埏埴土黏膩故可摶可埏而為器埴墳其土質有黏膩者有墳起者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上中第二等賦中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土五色謂青黄赤白黑五種之土徐土赤而五色亦間有之案周書作雒篇曰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

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盖以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五色具也翟雉也五色之雉羽中旌旄嶧山名下邳縣有葛嶧山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水名出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因以為名西南經曲阜分為二派南洙北泗至瑕丘復合又經魚臺東南過沛彭城又過下邳入淮泗濵泗水之二旁也浮磬石露水濵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下

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不曰石而曰磬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北之夷蠙蚌之别名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夏翟孫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纖黑經白緯縞白繒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而泗自泗達于河或謂泗水不可達河者蘇氏

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文頴註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跡邪晉王濬伐吳杜預與書云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古今絕倫而自

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足以
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也禹貢九州
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
意此水道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皆引河
而注之淮泗也

此第五章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州東境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處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陽鳥鴈也冬月居于此澤洲渚之間千百為羣日冬南夏北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隨日南北趨暖避寒故曰陽鳥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入謂入海蘇湖之水于此入海也震澤太湖一名五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湖州也震如三川震之震俗謂湖翻大湖之水震蕩難定故名震澤江之下流三江既入海則震澤底于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竹濶節曰簜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新安王氏曰兖徐言草木于厥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同兼山林言之也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于厥土之上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下下第九等賦下上第七等上錯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

特言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皆美石瑤石玉琨次瑤篠材中矢笴簜材中樂管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齒象齒革犀兕革羽鳥羽毛牛毛木梗梓豫章之屬凡木之可用者皆是島夷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卉草也卉服織草以為衣服也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凡貢物有宜入篚而貢者有宜包裹而貢者故又出厥包一條于厥篚之外小曰橘大曰柚錫與也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故曰錫貢錫貢字例當在貢物之上為嫌厥篚之文繫以錫貢則不成辭故言之于貢物之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泗可達河而至帝都矣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自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吴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黄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葢誤指吴王所通之水以為禹跡澄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兩水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

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此第六章

荆及衡陽惟荆州

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春曰朝夏曰宗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氾濫横流之患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也

九江孔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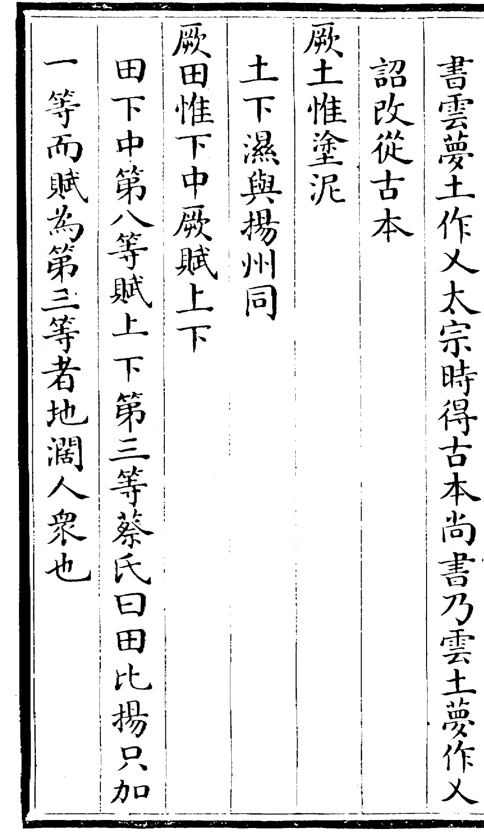
九江今之洞庭也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言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盛也言九水之合有所容歸其流甚盛也漢志以九江為在廬江之尋陽縣者非是葢尋陽乃揚州之境不屬

荊州且惟一江而已不見有九江而孔疏又以彼處九江之名起于近代則非禹貢所謂九江也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江漢源發梁州流經荊州故梁荊皆有沱潛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案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者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潛乃江漢下流支派不一盖謂江漢下流不一支派無循其

道者矣雲夢澤名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
案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
陸縣亦有雲夢葢此澤跨江南北八九百里故每處
名焉土謂水退而土見作乂謂可耕種而治乂鄭氏
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
安石首建寧等縣易氏曰左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
雲中則在江北為雲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為
夢江北江漢之會水潦常積雲在北方者方見土江



南皆山水源易涸夢在江南者已作乂沈氏曰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

厥土惟塗泥

土下濕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下中第八等賦上下第三等蔡氏曰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人衆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荊州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孔註謂善者為先也杶榦栝柏皆木名杶古椿字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揚州貢木不言其名凡木可用者皆貢此州所貢只此四木而已礪䴥砥細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丹砂箘簵二竹楛木名材皆中矢笴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匭匣也既包而又匣之敬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其有名者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出菁茅然他處亦有之舊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者非是

厥篚玄纁璣組

玄染黒六入者七入則為緇深黒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為朱深赤矣璣珠不圓者組綬璣組以璣穿結為組也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菁茅祀

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于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于貢包篚之外别出此條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自漢出陸行及洛濵

乃用舟順流而下逾越洛口而遂入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浮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

此第七章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府鞏縣入

洛瀍水出河南郡舊穀城縣潛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至新安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此言四水皆入于河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盂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周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滎在鄭州滎澤縣西五十里敖倉東南鄭氏謂滎今

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一也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波水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盇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被覆而及之也孟豬在睢陽郡虞城縣西北周官作望豬左傳爾雅作孟豬漢志作明豬史記作明都夏氏曰菏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也不言入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色不一也壚疏也顔氏曰玄而疏説文曰黒剛土土質高下不同故别而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中上第四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閒或第一等也葢兾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為第二而升豫為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兾則升為第一而降兾為上中也

厥貢漆枲絺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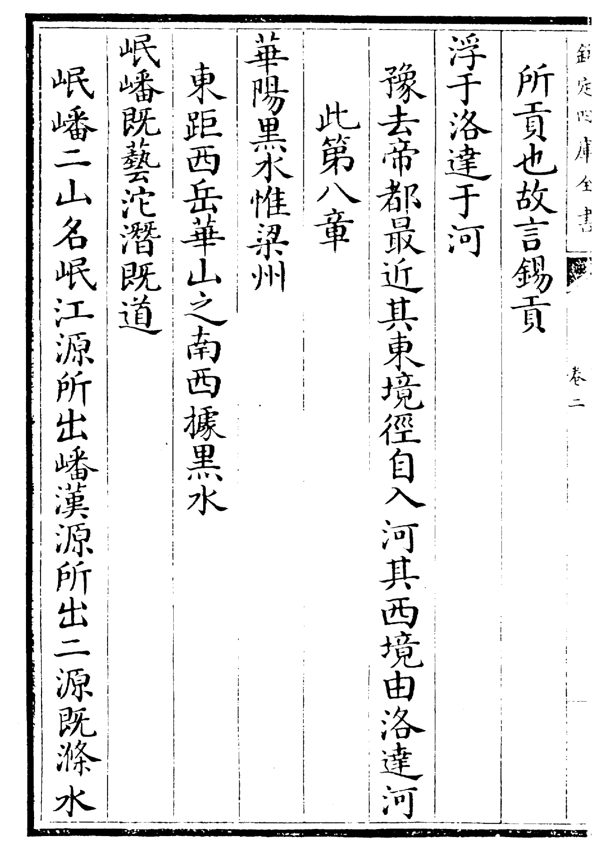
周官溙林有征周時豫爲畿内故征而不貢禹時豫在畿外故貢而不征紵麻屬林氏曰顔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或成布未成布不可詳

厥篚纖纊

纊綿也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

錫貢磬錯

磬錯治磬之錯也凡錫者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



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由洛達河

此第八章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距西岳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嶓二山名岷江源所出嶓漢源所出二源既滌水

無阻滯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江漢别流之在梁州者成都府郫縣東有沱水西入江又彭州導江縣西南有沱水東入江又洋州真符縣有灊谷水西南入漢灊音潛凡江漢之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

縣鄘道元謂其山上合下開沬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旅祭名旅平者治功畢而祭以告水患之平和夷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旅祭二山而和夷所居之地亦致功也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

厥土青黎

黎黒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下上第七等賦下中第八等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究于下中而梁為下下隨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狐

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金鏤剛鐵可刻鏤者也磬石磬先鐵後銀鐵多于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見梁州産鐵之多也熊似豕羆似熊而黃

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孔氏謂以四獸之皮織令通外國之俗者為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傅之織而為布非縫皮為裘亦非織毳為褐也西傾山名在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葉氏曰中國之貢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澄案西傾山雖屬雍州

然山趾所必廣西傾之戎盖在梁州境内此句特為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他州之貢則皆然舊註以此句屬下文浮于潛之上者非是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叙漢自西樂城以上為沔度水口以下為漢大率漢之支流

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于渭濵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當曰入于沔逾于渭葢二文互也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蔡氏曰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

又未可曉絶河而渡曰亂

此第九章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西河西河主冀都而言龍門之河在

冀西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

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既西者導之西流也柳宗元曰

其水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墊沒及底故名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出安定岍頭山易氏曰岍頭山一名崆峒連亘原州高平百泉平涼三縣涇水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保定縣邠州宜祿縣永壽縣又東北流至京兆醴泉縣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水出山處故漢名谷口縣白渠溉田在此地又自池陽東流至涇陽縣南七里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伐秦濟涇而次在此地東南流

至高陵縣東北流至雲陽縣西二十五里即鄭國鑿渠處又東流而入渭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縣而入渭又至華州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

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從如恒衛既從之從灃水出京兆鄠縣北東至咸陽縣經上林苑與渭水合為一故曰同寀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晁氏曰此邠州漆也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非禹貢之漆水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在耀州富平縣掘陵原岐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終

南一名太一山在京兆萬年縣南五十里惇物一名垂山在武功縣鳥鼠俗呼為青雀山在渭源西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也在邠州豬野澤名武威縣東北休屠澤是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名未詳其地史記以為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或以為燉煌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即燉煌也叙謂服從政教也舜竄三苗之君于三危者猶尚桀驁頑不即功盖三苗故地山川險惡氣習使然今湖南徭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黄壤

黄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黄

壤故其田他州莫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上上第一等賦中下第六等或謂荆州厥賦下上

上錯之等是與雍州兩易而此不言錯何也曰荆賦

或時數多于雍則錯出第六而雍為第七自是荆之

賦有增羨而非雍之賦有減殺也故荆言錯而雍不

言錯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球琳皆美玉或云球玉磬琅玕美石似珠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國名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近朔方地即猶即工之即叙猶丕叙之叙即叙言臣順而効貢也梁州織皮西傾之戎所貢雍州織皮此諸國之戎所貢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大戴記云北發渠搜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

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舊本織皮至即叙十二字在
會于渭汭之下蘇氏曰其文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
于積石之上今從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禹導河所始處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雍
之貢道有二北道自積石至西河南道自渭入河北
道自龍門而下與南道會于渭汭蔡氏曰他州入貢
亦必不止一道𤼵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

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黄河順流放下至㑹州西小河内藏放熙河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㑹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過㑹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髙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

謂謬矣然此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録之以備參考云

此第十章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陳氏曰隨山治水故以導言水源出於山因山以相水之源委山有澗谷者導而納之川朱子曰導山自

北而南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為之紀二條又分為四鄭氏曰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澄案每列之中又有二焉此條河渭北境之山北條之北也岍岐荊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也岍在雍州岍源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皆古之岍也逾謂行及河濵用舟截流横渡逾越河濵而又出陸也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九

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太岳即霍山在晉州霍邑縣東三十里底柱在陜州陜縣東北五十里山在水中破為三穿河出其間有似于門俗名三門山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門焉王屋在垣曲縣北十五里周廻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山形如屋太行連恒河北諸州澤州之晉城陸州懐州之河內武涉脩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所經故太

行在河北為天下之脊恒山北岳也在漢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此條大河南境之山北條之南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四山北條之南之一也朱圉在秦州清水縣伏羌鎮西南六十里太華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北條之南之二也熊耳

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外方中岳嵩山也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二十三里桐柏一名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陪尾案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盖此是也孔疏以安州安陸縣横尾山為陪尾者非是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條江漢北境之山南條之北也嶓冢荆山二山在北南條之北之一也嶓冢在興元府金牛鎮東二十

里其山中高東西下形似冢山以東水皆東流山以西水皆西流俗謂分水嶺荆山在荆門軍當陽内方大别二山在江北南條之北之二也内方一名章山在復州竟陵縣大别在漢陽軍漢陽縣漢水入江處鄂州在江南岸北對此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嶓岷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嶓冢此條大江南境之山南條之南也岷衡二山南條之南

之一也岷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鐵豹嶺南去青城石山百里蜀以山近江源者皆為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過九江謂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是導岍岐荊山逾于河以盡恒山碣石之例也敷淺原一山南條之南之二也導山自

衡山東行至今江州徳安縣有敷淺原即漢歴陽縣地敷淺原盖兼山水而名望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

此第十一章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蔡氏曰濬川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山水皆原于西北故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

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為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一州為大于九州為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易氏曰弱水合黎流沙同在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

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六十里古以為流沙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水經曰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漢志曰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夏氏曰黑水在張掖為雍州之界在于闐為梁州之界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

之入南海者有四西珥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渃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見盤江四也綽楮麗水為黒水一名祿裨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于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渃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劒南東北之西境蔡氏曰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黒水為界

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
岡脊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
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
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河水出塞外東北入塞内漢張騫窮河源一源出葱

嶺一源出于闐于闐河北流合葱嶺河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說者謂張騫徒見兩水入蒲昌海誤以為河源爾雅云河出崑崙墟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河源非出于積石禹導河自積

石始也易氏曰河自鄯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自龍支縣山為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黄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黄河即後魏刁

雍開冨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景隆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湖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西四五十里又四百

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東六十里又經泰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為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步水陸不通大魚集其下不得上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

陰河至東流經陝州之芮城縣陝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底柱山在河中又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為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冨平津古謂之孟津又經鞏縣有五社渡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石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石谷之口者也又經汜水縣本漢成皐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

號為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以禹河東從故道入海而不入河又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可復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之北蔡氏曰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里經但一書

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盂大伾也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過洚水洚水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周時河徙砕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道背戾漢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古洚瀆自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

向北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又詳記其北向所經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道則猶可考也蘇氏曰播為九河播分也朱子曰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厎柱至孟

津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析而北流為東
河至兗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
矣澄案自漢以來人但知有漢河不能復知禹河入
海之處雖遷固且然近世河趨汴泗徑淮入海與淮
合為一瀆河瀆遂絶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
雖漢河故迹漸莫能知已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興元府西縣之西此漢水東源也其西源在三泉縣之東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是也易氏曰漢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至此名漢水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隂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

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宜城二縣又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十步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南縣有汊汊水即三澨也又經沔州漢川縣至漢陽縣大别山之東北入江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為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似别為一水然何也盖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

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葢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専為瀆江漢勢體

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匯澤為彭蠡東為中江入于海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羌

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冀州冀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為沱者也凡江之别出者為沱梁荆二州皆有此特其一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經陵州之籍縣嘉州犍為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東北十步東流五

十里經南溪縣有符黑水入江今南廣溪也又經瀘州之綿水江安二縣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步東北流經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蒲縣又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二里水中孤石名灎澦堆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水

南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荊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縣城東北二面並臨絶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舲峽在縣東百二十里湍水迅急上甚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經陜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陜州夷陵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浙沂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二十里所

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三峽此卽峽石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首二縣東南至澧州界卽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為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為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禹貢言至者非山卽澤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是小山澤因水而得名者自澧州界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廻二百六十里此禹

貢之九江過九江言横截乎洞庭之口是漢水過三澨之例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自巴陵東迤北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蒲圻縣五百一十里至鄂州江夏澄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别山漢水自北來入江合流江水與之會水之合流曰匯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漢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江會漢水

合流之後東流之經武昌縣北又經興國軍界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南來入江合流其澤名為彭蠡西岸江磯山乃廬山盡處東岸今為湖口縣所謂匯澤為彭蠡也東匯澤為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説不通遂至紛紜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東北流又經池州城北五里池口鎮自江州至此凡五百八十里又經太平州當塗縣之采

石鎮又經建康府城西十五里又經鎮江府自池州至此凡七百四十里又東至江陰軍北對泰州入海自鎮江府至此凡三百里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為中江何也盖禹貢以漢水江水共為一瀆漢既分江之半為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為北江則江當為南江矣然循江南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為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為中江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發源王屋山東南頂崖下既見而復伏至濟源縣西北平地而出有兩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其見者兩源合流東至温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涌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

在平地自下面而湧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陶丘亦無竇濟瀆故迹不復可尋自至菏會汶之後流而為川其迹始著易氏曰孟州王屋縣王屋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流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三十里至鄭州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曹州濟隂縣有定陶鎮後以為縣屬廣濟軍葢陶丘一名再成唐堯所

居故為陶唐又東北九十里至菏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濟至菏澤又東北至東平府之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北流一百里至須城縣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經豐濟縣西二十六里二百里至臨邑縣西四十里又經全節章丘臨濟三縣又經淄州之鄒平鄉南三十里又經濟陽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七十步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

興縣北百步東北流入海蔡氏曰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經書導沇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程氏言河溢出南岸為滎溢出者非濟水顧弗深考耳盍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穴地流注顯伏吳興沈氏亦言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

水則清人服之下膈踈痰盖其水性趨下清而勁故也澄曰沇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是為北濟遠見河南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為南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盖桐柏之旁小山也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之郎山縣又二百八十里經真陽縣南八十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

經褒信縣又經新息縣南五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川汝陰縣南五里東流二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為壽春府又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南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之招義縣即漢淮陵縣地漢志所謂泗水至淮陵入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二百七十里入海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

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處一穴故名其山曰鳥鼠易氏曰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後屬雍州禹導渭始此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為鞏州又至秦州之伏羌縣南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三十里秦州後徙治成紀又一百二十

里至隴州之南由縣南四十里縣後併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之岐山南二十里又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有永豐倉入河謂之渭丘澄案會于灃在鄠縣東會于涇在雲陽縣西過漆沮在同州朝邑縣蔡氏曰會灃會涇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先涇次漆沮後灃者散言境內諸水也合沙鄭氏曰渭水源

出塞外行二千里而附于河不得與四瀆並而施功不下于四瀆故與四瀆同紀于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冢嶺山在商州上洛縣西七十里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之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

此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北四里洛陽縣西南三里自苑内上陽之西瀰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七里至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合沙鄭氏曰洛水其下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不過涇沔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而得與導水之列若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為出圖書之所後人見洛而思禹功盖亦以此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

言至言過言會者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河之至于龍門華陰厎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别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至于大陸濟至于菏澤皆澤名也江至于澧或以為澧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合小也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澧于涇洛會

于潤瀍于伊皆水勢之均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為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也

此第十二章澄曰篇内地里凡稱郡者因漢之舊稱府州軍者因唐宋所名不及一一改從後所稱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此言民居之安同謂九州之内無一處有未治者隩

隈水涯也四隩四海之隈水患悉平海濵逺地既可

奠居則中國近地可知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言水患之平九州之山槎木通道而旅祭告成矣

九州之川疏滌其源而無復壅滯矣九州之澤既有

陂障而無或決溢矣四海會同言天下之水皆與會

同而為一也或曰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九州川澤之水一一皆歸于四海其會同諸水猶

天子之會同諸侯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言水平而任土以賦民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修整飭六者皆修故曰孔修庶土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交俱也正辨土所宜各得其正也財謂民所出賦謂上所取致其謹者惟恐過取也則準也三壤上中下九等之田也依約田之高下以成則法于中國則取之有制而不過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言水平而建國以君民也錫土者分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也錫姓者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如生于江水者賜之羌姓生于嬀汭者賜之嬀姓也祗敬也德先有德之先世也所封諸侯乃帝者子孫所以敬其有德之先世也有德之後象賢故人人能恭順天子而不距違我所行也

此第十三章總結前章别州隨山濬川之事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所服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半稾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該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内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納二百里次之只

刈禾半藁而納三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而納四百

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尤遠去其穀而納米

葢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

五百里而為五等也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

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朱子曰總至米皆公田之賦畿

内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

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陳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或曰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禹定千里之外曰侯服侯服一百里內為采者此也然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家邑稍地者大夫之采地乃在畿內又有小都縣地大都量地者公卿至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與禹

貢不同疑禹貢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

盖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為閒田天子之

子弟食采者畿内之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

于侯服故空其地以待之所謂百里采者如此或曰

此説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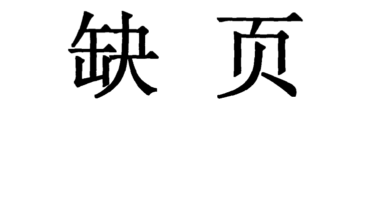
綏服去王畿漸遠謂之綏者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

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内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

千里介于内外之間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要約之義覊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夷之也夷東夷之名也要服内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夷者謂待之若東夷而不繩以中國之


缺 页

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其不永者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商人尚鬼其瀆祀也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五畤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在于所行之義不在于禱祠也泛言人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人不順德不服

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何則是不畏天戒也意欲祖庚因雊雉以自省而改黷禰廟之失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嗚呼嘆辭司主也敬民即上文所謂義也猶夫子告樊遲以務民之義脩嗣也昵親也近也謂禰廟也王之所司當敬以盡人事而已徼福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者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西伯戡黎

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專征伐為西伯戡勝也黎國名舊説以為在上黨壺關之地今潞州有黎城縣呂氏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周師問曰西伯曷為而来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澄謂黎畿内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于紂之畿内武王嗣為西伯其事殷猶文

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盖天命未絶則為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髪令既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則振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為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行之道紂都朝歌在今衛州而衛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

河故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殷賢臣也篇中無及戡黎之事作書者特標此于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奔告自邑來奔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康安虞度率循典常法也祖伊特呼天子而言天既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今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于天故天從而棄絶之使我不有其安享之食謂沈酗暴殄也不知其本然之性謂昏亂厥德也不行其當循之典謂廢壞常法也三者皆紂所自為若天奪其間而使之為之然故曰天棄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今王其何如哉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而言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還其私邑也乃指紂也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吕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也指當時與紂共事之人皆無不同受戮于爾之邦者時周師已逼商亡在旦暮間

祖伊危迫之情可見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周師其在

祖伊既告之後乎藴氏曰祖伊之諫直言不諱漢唐

中主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

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案此乃殷邦殞滅命在須

臾之時葢已無暇於怒忠諫而殺忠臣也湯二十四

世祖庚弟祖甲立二十五世子廩辛嗣二十六世弟

庚丁立二十七世子武乙嗣去亳遷河北二十八世

子太丁嗣二十九世子帝乙嗣三十世子受辛嗣而

商亡受紂字通用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此篇次序疑在戡黎之前然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云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與或者皆非必然之辭亂治也殷之亡形決矣猶曰其弗或復能治正四方乎猶冀其悔悟不敢必其果不能也我祖湯底致沈于水不復能出也飲酒成凶曰酗亂敗為酒所亂而壞其德也上謂在前下謂在後也我祖成湯致遂陳列其功在上而子孫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我指紂也不斥紂而言我厚之道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亂雜意竊盜取也卿士卿也淪沒也津渡處涯水際殷民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在工者以法禁治之庶其可止今卿士為民師表凡有辜罪之人反容縱之無常法捕獲者是以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而爭奪相與為鬬敵之讎匹天下蕩無綱紀殷其淪沒喪亡矣若涉大水茫無畔岸

無望其可濟惟有沒于水而亡爾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更端之辭我微子自我也遜逃遁荒野外顛傾覆

隮隕墜何其語辭微子言我其發而出外歟則若病

狂之人行不知所之留而在家歟則若昏耄之人居

不知所為愁悶憂困無所措其身思欲逃遁于荒野

不忍此身親見宗國之亡也今爾無所指示以告我

國將顛覆隮墜若之何者蓋微子之情危廹之甚故

又更端以問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以下箕子之答也毒甚害之意荒謂迷亂紂之無

道乃天甚其害而降之以災使之荒迷于國方且起

而沈酗于酒以紂無道歸之天與詩言旻天疾威敷

于下土意同此答微子所言酗酒敗德之語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皆咈逆而棄逐之則在位者新進年少不更事之人爾此答微子所言卿士非度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毛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祀天祭地享宗廟之物商民猶且攘竊有司用相容隱俾將去

食之而無災禍此荅微子草竊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

降下也監臨視也乂治也斂掊聚也名招至也乂讎猶曰嘉耦怨耦云爾言下臨視者殷民使殷民平日安和之讎匹皆化而為鬬敵之讎匹猶掊斂招名之然日長不已故曰不怠此荅微子相為敵讎之語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詔告也夫民之盜竊有司反容之民之鬬敵有司實

名之則盜竊鬬敵非專民之罪治民者亦有罪與之相合而為一上下同惡不恤其民民多餓莩捐瘠無所告也此總前兩節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箕子言我皆自我也臣僕謂國亡俘虜而為人臣僕也言商今其有災我適起而當禍敗人臣之義無可逃避商其淪喪我惟有死之而已不復為他人之臣僕也此箕子為自己謀亦答微子淪喪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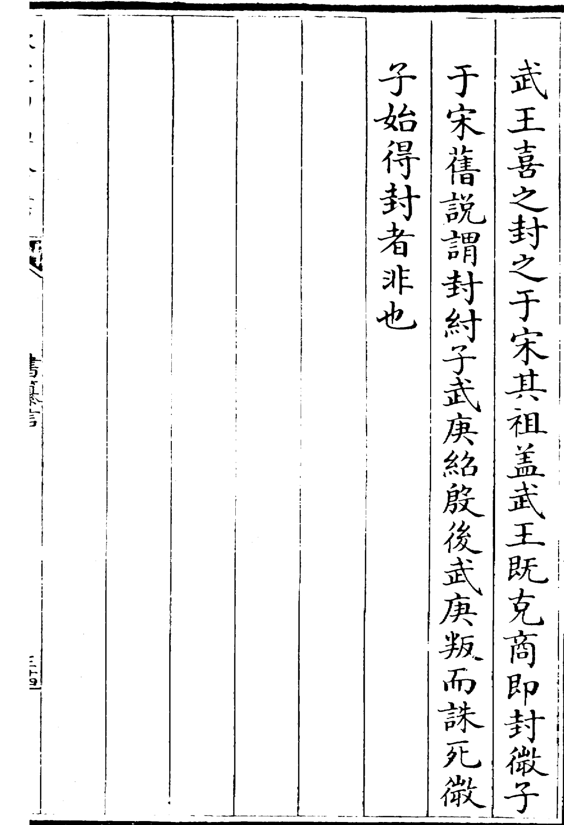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出謂去之以避國亡之禍也葢商祀不可以無人主
之微子之身存則商祀不絶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
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
我前日所云適以害子微子若不出而國滅身死則
我之宗祀遂隕墜而無所托矣夫委質爲臣身非我
之身國家之身也國家之宗祀泯絶猶我之顛隮也
故亦言我箕子紂叔父同出于先王者也此箕子爲

微子謀亦答微子顛隮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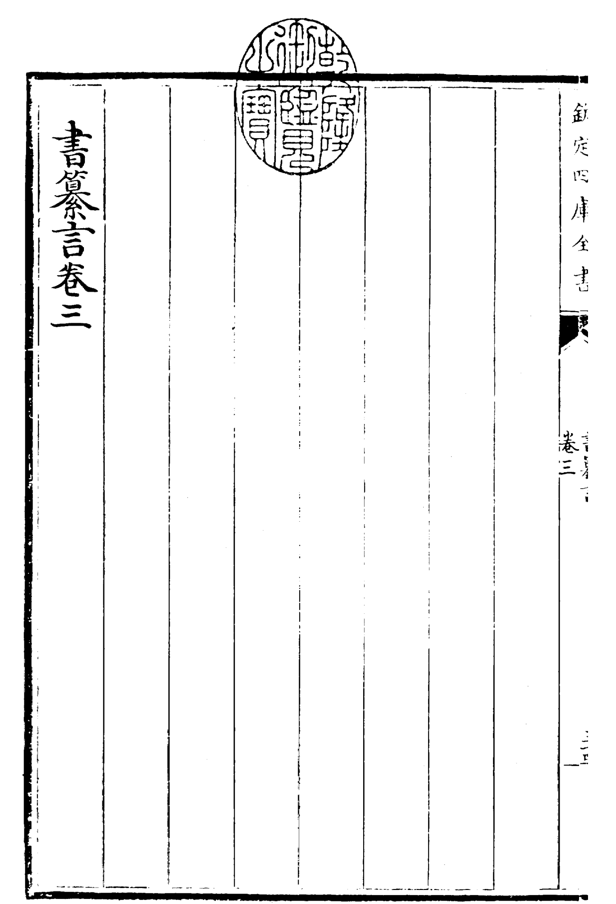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安也微子之義不可不去箕子之義不可去各有所當故箕子言自安所安人各有以自獻陳于先王之前我之義則不復却顧而行出逃遯矣此亦總前兩節意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微子問箕子箕子答微子之後微子然箕子之言去之以避禍及至商亡之日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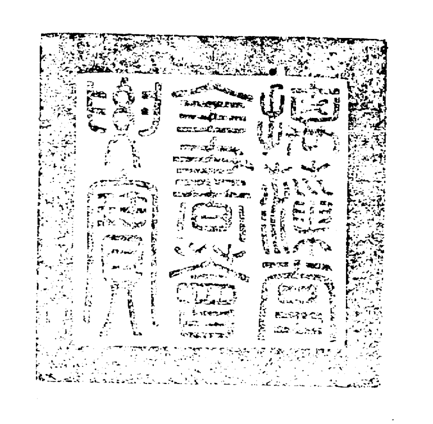
歸周武王封之于宋以奉殷祀微子既去箕子竭誠匡正其國猶冀其不亡紂惡而囚之箕子佯狂而為奴武王克商釋其囚訪洪範箕子不仕周而處于遼東以終其身箕子既囚比干竭誠諫諍其君猶冀其能改紂怒而殺之武王克商封其墓三人者各得其本心之安天理之正故曰殷有三仁案樂記云武王既下車封舜之後于陳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荀子成相篇云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



武王喜之封之于宋其祖蓋武王既克商即封微子于宋舊說謂封紂子武庚紹殷後武庚叛而誅死微子始得封者非也



書纂言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